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翼述信卷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欽定四庫全書

易翼述信卷七

廬州府同知王又樸撰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
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
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
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利西南者西南陰方陽為君陰為臣陽方君子所以

抒忠獻猷也陰方君子所以敬業樂羣也此卦震坎
皆坤體坤為衆坤卦詞曰西南得朋此象之所以云
往得衆也往得衆者言由此道以往可以得多助之
益蓋邦家多難之故皆由於親小人而遠君子小人
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爻所謂負且乘致寇至也如
欲解難非用君子不可而亦非用衆君子不可故宜
急求放佚之老成與新起之俊彥矣然小人不去則
君子不來故必去讒遠色賤貨以貴德焉爻所謂獲

狐解拇也來復古者當難作之時則無可往也即欲
求賢以靖難必先有以自治故來復而反身修德則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彖所謂得中二之得黃矢四之
朋至者此也有攸往夙吉者解難之時則有所往也
必知已知彼籌畫萬全慮可而進謀早定焉彖所謂
往有功爻之射隼無不利者此也蓋欲解外患必先
解內憂而解內憂則非反身修德不能此解之大意
而觀彖所以思過半者也 利西南蓋合上下兩卦

言之觀屯之象下卦初陽進而為上卦之二其氣升也此卦陽爻則下卦之二進而為上卦之初其氣降也故屯大亨貞而此卦則以西南為利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卦詞自解其難也大象赦過宥罪則解人之難又是一義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變歸妹坎險遇兌說水澤相得故曰无咎歸妹夫

婦交也故傳以為剛柔際所云際者以初六位之不
當宜有咎矣然二比之四應之皆與剛為際故於義
為无咎安溪李氏曰處於最後而陰柔能靜故直言
无咎仲誠張氏曰應四則受官之制而不敢蒙惡比
二則憚友之嚴而有過可改皆為解之是際遇之得
也說皆佳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
也

二變豫豫利行師坎遇坤坤為地田象坎狐象變坤
田獲狐象卦除六四為君位餘陰爻三三狐象坤之
中黃象坎為弓矢故曰黃矢獲狐而矢不遺君子反
身修德則邪媚小人不待驅而自遠貞吉即卦詞所
謂其來復吉也君子之可貞者惟自治而已不自治
而但曰去小人則小人不可去而所去者非小人矣
不然或如東漢召外兵以去宦豎遂致大亂此又無
矢射狐而用虎以驅狐者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三變恒坎遇巽以六陰柔居下卦之上負且乘也又上負剛四陰之分也乃又下乘剛二則非分矣巽又近利市三倍陰柔善入蓋讒佞貪利之小人也坎為盜三四五又互坎故有負且乘致寇至之象恒久也故曰貞貞吝者夫無德竊位正宜解者而不能解一小人去而又用一小人以此為常能勿吝乎蓋咎由

人侮吝為自取傳曰自我之我謂使之負且乘者非負乘之人也漢誅晁錯而用袁盎七國之兵仍不解宋獻韓侂冑之首而用賈似道終至於亡國可鑒已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變師震遇坤上卦正離坎險一陽初動而有為遇坤順之有解象師貞丈人吉有去小人而用君子象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也震為足初為之應故曰拇坤為衆故曰朋四居高位為人所仰攀凡瑣瑣姻婭

及依附之小人皆拇類也所私者去則同德之朋方
來故曰斯孚世末有不絕私黨而能進賢之大臣也
傳以九四雖有剛德而未得正則不能無私故特為
而拇釋之曰未當位非謂未當位者猶能解而拇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

五變困震遇兌震為長子故曰君子兌為少女女子
小人一類也震動故有解兌說故曰維曰有孚仲誠

張氏曰卦止二剛一居賢位一居臣位六五比剛臣應剛賢有君子維之象人君當解時而君子與維則其陰柔尚有不解者乎為有解之象君子維君子與人君聯結固密之義比而无應應而无比不得言維也此說維字好有解者使六五之陰柔變為剛明也有孚於小人者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蓋用舍予奪一出大公德懋則懋官功懋則懋賞小人欲指其有一毫之私而不得能勿退乎傳故曰君子有解

小人退也乃小人之自退此卦所云其來復也齊桓
用管仲奪伯氏邑而不怨唐太宗信用魏鄭公而能
知權德輿之佞韓魏公得政而兩宮之讒不入是其
驗已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
射隼以解悖也

上變未濟震遇離離為雉隼象為戈兵射象上位外
墉象居卦之巔高象繫詞大傳曰隼者禽也弓矢者

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君子者利國家之器也修德以親賢藏器于身也待時而動卦所謂夙吉象所謂往有功者此也漢用三傑以滅項唐用裴度以平蔡殆此爻之義已傳云以解悖正謂以仁伐不仁安溪李氏以為至此則外難亦无不解者是也蓋上卦為外上交又在位外隼性猛利乃敵國外患非宦官宮妾外戚權奸如城狐社鼠之可比耳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
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
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細玩全卦皆以有孚為主卦詞當於有孚讀斷下自
元吉至用享一氣直落觀彖傳止於損有孚句中加
一而字此下則仍直敘卦詞可見元吉无咎作一截

可貞利有攸往作一截曷之用二句作一截元吉者
善在天下无咎者善在一身橫說也可貞者善在百
年利往者善在一時豎說也二簋用享特舉事之最
大者以實之而皆根有孚來損而有孚蓋其善有如
此左氏所云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
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意本於此大可毛氏曰震為孟為竹為木合
之成簋二者初與二陽數也至若下兌口食上艮門

闕而致互坤之養於其間其享禮之明切如此 彖
傳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所謂上下不必泥定君民蓋
下卦本乾體其三爻則重剛不中矣上卦本坤體其
上爻則龍戰於野矣今則損下之過剛以益上之過
柔是乾道上行也漢儒以為陽止於上陰說而順損
下益上上行之義夫乾為體質也坤為用文也陽實
而陰虛故質曰質實而文曰虛文今陽道上行以實
益虛而虛者皆實是不損即不能實其虛矣故曰損

而有孚也二簋應有時特即用享實事標出時義來
蓋二簋非常享而今用之者應有其時也是故剛宜
益而柔宜損者常也若損剛益柔則非常而時為之
矣何也乾之三時則盈也故可損坤之上時則虛也
故宜益損盈益虛正與時偕行耳惟其時也則徵諸
庶民而皆信質諸鬼神而無疑此之謂損而有孚是
故元吉而非有偏質之咎是故可常無所往而不利
也初曰上合志二曰中以為志三曰得友無疑四曰

有喜五曰弗違上曰得志皆本有孚以立義耳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大可毛氏曰內乾剛愆易六三而成兌說是懲之也
外坤柔慾易上九而成艮止是窒之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變蒙詞曰童蒙求我又兌說遇坎勞有趨事之象
故曰遄往初告再三瀆則不告故曰酌之已事若作

自棄其事而往役則不但損之而已若作先畢其私
事而後急公又於遄字不合蓋初民位而應四則往
役於公或抒忠獻猷以事其上者也巳事者視上之
事如巳之事故遄往而傳謂為上合志也酌損之者
往役則量而後入抒忠則信而後諫也安溪李氏曰
事之未可遽言之未可盡是其義巳若作庶人輸財
說為賤者占酌之則以君之事即巳之事所當遄往
者奈何敢損之為尊者占酌之則以國事雖即民事

之所當遄往者然不損之民何以堪蓋兌變坎說者將挺而走險矣是以不可不酌也此又前賢所未及在觀彖者推類以自得耳傳曰尚合志者初與二三皆乾固一體者也三往於上以益之則初二皆以益為志矣故初曰合志而二以中為志上則大得志其志一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二變頤其卦詞曰自求口實夫中正者君子之所養也則至味可甘而豈肯枉道以干祿故有利貞弗損之象兌說遇震動以說而動而為損下益上之事則將以聚歛為容說菑害將至矣故曰征凶或曰初處事始而曰遯往二當事任而曰征凶何也安溪李氏曰初不言遯往則在事外者或不知益上為所當然二不言征凶則當事任者或不知損已為所當慎說最妙竊按初民位則往役義也二賢位則往見不義

也大可毛氏以此卦為子母易其自泰易者本義及諸儒已言之獨其以二為易益之五剛故曰益之非汎設語亦有見不然所損者三則益上者三耳而二何以益之耶第其益之也剛仍在三并未嘗損故曰以弗損者益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變大畜兌遇乾乾行健故曰行此下卦實自乾來

而損其第三爻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此爻又變乾
與上爻應故又曰一人行則得其友大畜卦詞曰不
家食吉亦得君之義故曰得友六三一爻最近上體
卦之所以為損者也故因成卦之象而極論損益之
道繫詞大傳以天地男女發揮此爻之義非別生一
論也蓋天地男女皆一陰配一陽兩相得則專以致
精二而一者也三則疑所配而不能致一矣三損其
一者損有餘也兩也一人得友者益不足也兩也自

三以上至於十百皆謂之三則黨與徒衆而非天地
男女以兩致一神化之旨乾之奇畫至於三是私黨
矣夫人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苟私家黨與之是徇
則焉能誠信以事其君乎故得友者致一而無貳乃
為誠之至此三之損而有孚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四變睽艮止遇離明止則不遂其非明則能知其過
又坎為心疾離者坎之反則去其疾矣故有損疾之

象四處尊近君得位乘權既與下有睽隔之勢而以柔居柔自私自利又與下有睽隔之情其受病也多矣乃方當益時若先不自損則無以為受益之地何以勸過往者急公之心乎必損之而使過者有喜焉則睽者不終睽矣故曰无咎使過有喜者四與初應也下三爻為損上三爻為益而四何以亦言損蓋上益之者也五受益者也四則在上下二卦之間將與五同受上之益第遠上而又與下卦隔體位又尊非

自貶損何以親其下以為受益之地故亦曰損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

五變中孚安溪李氏曰居上而虛中以受益益之盛者也曰或益之言不知其所自來也如此則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十朋言衆多也累十朋而不違則其獲神人之助可知矣吉孰大於是竊按損以有孚為主而此變氣正為中孚故有龜

卜無違之象夫龜卜而至於十朋之衆多而皆無違其為乎也大矣夫聖主不有其才以天下之才為才不有其德以天下之德為德故一人一事之受益可得而舉也若夫虛中受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天下而來告之以善又可舉而數之乎故曰或益之傳求其故而不得曰自上祐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天且弗違況於鬼神如此則合天下而成其大信則亦合天下而享其全福故曰元吉也或曰傳所謂上即

指上交卦詞云其道上行也亦有義蓋五承比上剛
而以虛中受益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如此以受益也夫益此則必損
彼是損者益之矣今不見有損之者則益者誰乎故
曰或也十朋弗違即損而有孚而上交之无咎貞吉
利往皆與卦詞無異元吉不繫於上而繫於五者上
無位而五君也大可毛氏曰大離為龜而升於艮門
闕之間則正宗廟所藏者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變臨剛而浸長有弗損象艮遇坤地中有山所以
裒多益寡也有益之象師卦上爻坤變艮曰承家此
爻艮變坤曰無家艮坤皆土故曰家土無定位故曰
無家得臣者六三也六三致一以上交自損而益上
是上得臣之國爾忘家者也又一義剛升於上而五
虛中以承之以益天下乃為天下得人而無家天下

之心此堯薦舜於天之時也大公之懷至此而極故傳曰大得志大者即乾彖傳所謂其道上行者也三與上為成卦之主爻故三專言損之有孚而此則極言受益之道而占詞與卦詞同焉大可毛氏曰三以所損為所得則所得者友也並行者也上以所益為所得則所得者臣也奉我者也觀此可見聖人下字之精細如此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合訂曰卦自否來乾坤始交而為震巽出乎震齊乎巽春陽佈澤盛德在木天道大光萬物亨通時也其為益大矣哉竊按利往者宜於處常涉川者宜於處變彖傳自上下下句乃全卦要領如損卦所云其道

上行也惟乾道下行而為震以巽夫是以動而有所
入利有攸往焉无入而不自得也利涉大川焉視險
如夷也初柔上行於外卦之四攸往也全卦以三四
為中四以柔居柔正也震木而動上乘以巽之風故
曰木道乃行也安溪李氏說日進無疆曰為學之道
志氣奮發而有沈潛之功以濟之則心與理互相發
竊按日進无疆即包有大象遷善改過在内初自四
而下為天之施四自下而上為地之生合訂曰天地

之施生有時而無一定之方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
與時偕行益乃無疆矣大可毛氏曰損上益下猶之
損下益上也而升損卦兌之二畫於五以成倒兌是
兌多說亦多也自上下下猶之其道上行也而降否
卦乾之四畫以成大離是離大光亦大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安溪李氏曰雷發動其陽氣故有遷善之義風消散
其陰氣故有改過之義竊按四之陽下居於初奮發

而有為初之陰上居於四小心以事上遷善也陽原
在四避其勢而不敢乘權陰原在初振其靡而不甘
在下改過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
事也

初變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王者中正以觀
天下下觀而化夫中正以觀天下則無為而治矣非
無為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已下觀而化則順帝

之則也何以順之出入耕鑿不識不知而已所謂利之而不庸是故元吉而傳曰下不厚事也此爻諸儒之說皆未安獨仲誠張氏為得而大可毛氏尤加暢焉其說曰上之益下不必真有所予也夫子下幾何而使下自益則無盡故自益之道莫如農事彼自耕植方興即謂之作書曰東作是也耕植具舉即謂之大作史曰大興農功是也蓋初二皆地道而初又民位則正小民力田之事子不云乎神農氏作斲木為

耜耨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則在周易未演時亦即於益象見農事焉況初為震剛震於卦為稼於方為春於時為三月而以全象言則坤土在中前巽入而後震動有如耒耜且以震巽之木大離之牛而加於三坤之土間艮手持耒震足動耜進退田間無非耕象而初以震剛當之則象所謂自上而下而利攸往此其利也蓋不竭民力而大有功上之益下者益是而已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變中孚故與損之五爻其詞無異然損之五君位也故吉而曰元此臣位也則吉而曰貞而又曰永貞者震遇兌懼其或動於容說焉故必能利幽人之貞而後克當帝心之簡亦必能隆廊廟之薦而後不同山澤之癯此永貞曰吉而王用享於帝亦曰吉也夫天位天職天祿皆非人主所得而私者則不必如堯

之於舜舜之於禹始然也即大賢大用小賢小用皆
為薦之於天焉第用之惟五則所以益之亦惟五而
何以曰或也蓋五與二一中相契通乎至微質諸鬼
神而無疑者損之五緣二以仁義道德時為啓沃不
見其益而日益也此卦之二則五以勞來匡直使其
自得亦不見其益而日益也且五為正應有益人之
德乃居其所而不下既不言所利四實自上下為成
卦之主乃又下至極下應初而不應二是則所以為

益者但知其自外卦來而不知其為何爻也故曰或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三變家人震遇離動而麗乎明則險阻艱難皆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故曰益之用凶事三多凶而處互坤之中說文謂穿土交陷而成凶象是也且益之所損者四而為益者初其二三則同受益者也

然初擅益之權故其益也大二比於初故其益也微
三則與初遠而近比於所損之四則為損顯而為益
更隱矣其實非損也益也又下震動而上巽入始之
以發奮繼之以沈潛故益用凶事而有有孚中行之
象彖傳益動而巽日進無疆正指此爻蓋以內卦論
之三不中而六不正以上下兩卦統論之則三又為
中合震巽二德而處其中以中行也且又處大離之
中而變氣又為離有孚中行也中互坤艮二土故象

主上巽為倒兌而口開於三之上告而獲命也告公用圭者益用凶事其始莫不以為苦及有孚中行而後乃今信之曰其苦我者其成我者也則上下之情洽矣其在家人之三曰家人嗃嗃傳曰未失也與此爻詞正互相發明所以謂固有之者三於卦原為凶位或又曰素患難行乎患難也此可以概有孚中行之意故傳不復釋云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

志也

四變无妄巽遇乾乾為君有國象合訂曰內卦在否
為坤六往居四二三四又互坤坤為邑內坤變為互
坤遷國象大可毛氏曰四以否之坤柔遷而為益之
巽柔而此巽柔者仍居於坤土之間是遷者國而所
遷者亦國也兩說俱好三四皆在全卦之中三以不
當位故必有孚而後以中行四則正當位故直曰中
行也巽為命倒兌為口變乾為言皆有告象三四之

公皆五也三與五隔遠臣也故通信用圭四比五近臣也則直告之而承其命故曰從夫遷國何利其所以用以為利者依也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今四以柔居上則必以剛為依依之者初是已毛氏又曰初本四所來亦四所應以所來之方而居之所應之地則向之以四易初者下之所從益而今之以初應四者又上之所由依也說最精妙又合訂曰益之四即損之三為依猶夫得友夫損以上為友則益自以初

為依矣鮮來氏曰九五坐於上三陰兩列於下中空如天府上下二陽為藩屏一統之象四為成卦之主所以為益者也故傳曰以益志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五變頤頤養也彖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正此爻義卦體大離變氣又成大離故兩言有孚上有孚惠心者四也聖人之養賢也下有孚惠我德者初也聖人

之養賢以及萬民也五以益為志而四同焉此有孚
惠心也四與三二互坤仰以順承乎五俯以順及於
初俾陽和之澤下逮焉詩所謂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爾德即我德此有孚惠我德也然何以曰勿問勿問
者無所為命令誥誡也夫益下之權君操之非人臣
所敢干故四雖為益主而稟命於五五則以剛中任
之俾得展其宣猷布化之才所謂得人則逸故不言
而信也元吉者始而吉也外卦本乾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故曰元吉也惠德則有政可紀矣
大得志大者得志也蓋損其剛以益柔而柔果益焉
是則大之志得矣巽為命倒兌為口問象互艮變氣
亦成艮勿問象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
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變屯澤不下逮中道而屯其膏者也又巽遇坎巽
為進退不果故恒之三與此皆曰勿恒坎為心病故

曰立心此不益之戒也上以剛乘剛而無以益下則下誰為益之者且悖而入亦悖而出或將擊之矣夫下之惠心每視乎上之立心原夫轉易之法以益與損對者視卦畫言也若以卦名則風雷之益當對夫雷風之恒夫雷風為恒則反之而非不恒乎蓋風散其下而雷升其上恒也風在於天則陰不散雷隱於地則陽不伸不可為恒也即以卦名推之風雷不恒見是上之與下者無恒產由於上之自立者無恒心

上之自立者既無恒心而責下之有惠心也能乎夫
下一無惠心則不我德而我讐者遍國皆然矣此合
大可毛氏之意為講若以夫子繫詞大傳釋此爻義
則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者
恒也修其三者故全全者偏之反則勿恒者必偏矣
是以曰偏辭或之云者傳以為自外來所謂舟中之
人皆敵國不必其為意中之仇讐矣蓋為國家計長
久者未有不以益民為亟者也苟不求所以益民則

草竊苟偷之流耳故觀上爻之變為坎盜而聖人繫之以立心勿恒旨深哉

安溪李氏說損益二卦曰陽實陰虛實者益物虛者受益故以三陰三陽之卦裒其一陽以相與謂之損益然非損其近上者則不達於上不至於上之上亦未足以見其為益上也非損其近下者則不達於下不至於下之下亦未足以見其為益下也又澤益深則山益高亦損下益上之象風之宣散助雷發生之

勢也亦損上益下之象程子曰譬如壘土損於上以
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
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竊按損下益上必下
之已盈而後損損上益下當下之初虧即已益亦可
見上下相交之義然兌方見其損之形而艮已止之
震以起其益之勢而巽隨伏焉損極必益益極必損
故雜卦傳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乾下
兌上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
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
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為剛決柔彖既以體釋其名義又贊之曰健而說
決而和蓋以健說之德決去陰柔則事不迫而從容
以就理矣揚於王庭諸家皆謂聲罪致討果爾則彖
何以曰柔乘五剛或曰柔以一陰而乘五剛此其罪

之當決者尤曲說也來注曰正罪合志即是戎矣皆
非也竊按一陰加於五陽之上而五近與之比五君
位上在卦外故曰王庭乾君兌說上為兌主所謂容
說之臣也以所說者在五之上則君尊顯之矣故曰
揚於王庭補注謂大揚於王庭五字連讀謂決其揚
於王庭者與同人於野否之匪人履虎尾一例良是
孚者積誠以感君也指二與五號者呼朋以合志也
指五陽爻二五皆剛中兌為主故曰號有厲者戒懼

以致其謹密也謂上與五比又與三應夫既為君所
暱近則去之難而朋儕中又有應之者去之又難故
曰有厲此如遇大敵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矣傳所
云其危乃光也二在內卦之中為邑易凡言內治皆
曰邑泰謙晉之上爻等是也兌言為告告自邑者下
卦乾健之自強也不利即戒者上卦兌說之無爭也
利有攸往者乾之自強不息兌之和而不流也凝庵
唐氏曰以攸往為利者以往則陽必盡長而後有終

也不得不決又不敢輕決必待剛之自長而為攸往
之利則知決之之道矣舜臣李氏曰一陰者衆陽之
所與上六雖處至窮之勢然九五與之比九三與之
應九四與之同體其與之敵者惟初九九二耳又遠
於上雖欲決之其勢有所不及故曰有厲卦詞有戒九二
有凶上六夫有之為言不必然之詞也五陽相信而不
忘於號今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無一跌之
虞矣雲峰胡氏曰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

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夫之陽
必至於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要味三箇乃字又
曰五剛共長一柔自去所謂君子盛而小人自消不
必聲色也復齋易說於剛決柔曰志於乾健而說決
而和曰顏子幾之復者其始夬者其進也柔乘五剛
曰心象王庭其危乃光曰克已者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所尚乃窮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剛長乃終曰至於
乾此與胡氏皆不專主決去小人說極有意味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大象不過取澤水之氣上蒸於天自沛為霖以為君子施祿及下之象不必拘拘於潰決為安居德則忌諸家皆謂居其德而不偏於下則非潰決之義故忌第象傳例無反辭如此說是反其說以為戒非例矣故本義曰未詳安溪李氏則謂為以敬忌居德防其潰也合訂同衷一李氏則云澤上於天萬物被其潤澤君子待小人之法上則決之下則養之事權雖不

使與而祿有所及小人所以既畏其威復懷其惠惟
吾之決而無不如意若居其德而不施則小人絕望
恩之想安知不挺而相鬪乎故忌加年堂講易亦如
此此則觀於漢王允之於郭李宋元祐之於熙寧而
為之說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變大過四陽曰大壯此於大壯之初陽下又一陽
進故大壯之初曰趾此曰前趾也大者過故有不勝

為咎之意不勝者不勝決之之任者也象故曰不勝而往咎也則不待其敗而已知之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二變革本氣則乾戰故曰惕乾又為言故曰號變氣為離二地位離日在地莫夜象言其謹密也戰乎乾離為戈兵有戎象離者坎之反也坎為憂離則勿恤矣上曰惕下又曰勿恤者君子小心以成事然未嘗避禍也有戎勿恤決矣惕號莫夜決而和矣說統曰

和乃事合機宜動中肯綮之謂非柔和之和也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三變兌本氣之乾為首而三又下卦之上有壯頄之
象變氣之兌為附決上下兩兌故曰夬夬諸爻皆以
健致決三則悅而與應與衆異故曰獨行上兌之澤
為雨應上曰遇亦變澤為濡本氣實乾故曰若濡而
非真濡者也連四五互巽多白眼而上視故曰有愠

九三過剛不中而與上六應健而變悅有色厲內荏
之象故曰壯於頄二五君臣皆剛健得位初與四又
以剛德助之三處於四陽之中雖欲貌從心違獨與
上六為應不可得矣且恐以其黨而并及之也故有
凶若以本氣之乾健從乎變氣之兌悅附於其內而
決之必此志堅而又堅則外雖若與諸正人違異而
染其污實則委婉以濟事也何咎之有蓋始而遇雨
則咎其失身有愠則咎其敗羣然而其跡也及至一

陰退聽心事大白亦可即終而諒其始矣傳故曰終
無咎也然則深避形跡而不顧國事者當非忠智之
士所出也已三爻原有凶吉二義聖人兩舉之以示
懲勸焉大可毛氏曰形於面則有凶拂於心則无咎
此說有无二字甚有著落夬夬者兩兌也余為此說
後見漢上朱氏易已言之可謂先得我心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
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四變需兌遇坎坎二陰同體而相背又居上卦之下
故曰臀需有待也為臀則可坐以待矣然以本氣之
剛不中不正而又變而好險則不能坐待有無膚象
需不進也故曰其行次且傳曰位不當若剛而當位
則進而決之矣牽羊者兌為羊牽者牽連也羊以羣
行不必拘作以繩牽羊者諸儒解此爻多鑿而無當竊
以四大臣之近君者而不中不正則有權位而無其
才目擊君側之惡坐視既不安臀無膚也獨行又不

能其行次且也然羣陽在下進之即皆可以有功為
四計者惟有汲引正類以人事君庶可藉以補過耳
蓋變氣為需待之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故
曰牽羊悔亡也然既不中不正則心無權衡而又險
以傲物則其聞牽羊之言必不能信其能免於悔也
哉乾為言兌為口坎為耳痛有聞言不信象又離為
目明也坎反離故曰不明第聞言不信當曰不聰而
何以曰聰不明蓋耳聞其言可謂聰矣而不之信是

雖聰於耳而實盲於心也故云然安溪李氏曰當夬之時名義正事勢順鮮能審已從容以合於所處之道者故聞言不信莫此為甚也

九五夬陸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五變大壯兌遇震五位高震為大塗故曰陸夬性陰種於三月夬三月卦也故曰夬兌為附決震為決躁本氣變氣皆決也故曰夬夬夬生於陸夬夬者既決夬并決陸所謂除之使盡無使滋蔓也大者既壯故

擅其決之之能有如此以五之剛健中正而傳猶曰
未光者非以中行而猶未光以其中未光故必中行
而後无咎耳蓋五切近上六比而悅之六得以肆寵
而揚庭者五實為之猶陸之生覓也今乃迫於衆論
不得已而去之得勿有所係累而不能自割耶故必
痛自克已而滌除其所以暱近小人之私則小人不
待逐而自遠矣所謂中行无咎也不然去一小人又
一小人進陸實在焉覓可得而盡哉卦詞所云告自

邑不利即戎者此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變乾則陰邪已決去而无所用其號矣然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無所號者終必有凶也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務使剛德日長以終其身若以為既安且寧而无所戒嚴焉則剛不可長而何以有終耶此用安溪說長字讀上聲即卦詞所謂剛長乃終之旨合訂引胡仲虎說亦如此諸家皆謂上六受決而無所號於

五於三則是陰不可長夫易豈為小人占哉且其說亦甚無謂也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諸家皆以無心而遇說姤字與卦及彖傳不合又以一陰始生為女壯亦非夫一陰始生甚微何以曰壯

安溪李氏以為卦以一陰為主而遇五陽則非剛之
遇柔而柔之遇剛也謂以陰先倡而與陽遇故為女
壯此義頗是但謂一陰遇五陽亦未免沿襲前儒之
說觀上卦之彖傳曰柔乘五剛此但曰柔遇剛則知
非以一柔而遇五剛乃以內卦之柔而遇外卦之剛
也此遇字當作欵接之義蓋內為主而外為賓二爻
曰不利賓傳曰義不及賓分明以四爻為賓觀之四
亦曰利用賓於王可見且律以五月一陰生之卦為

蕤賓姤五月卦也義正謂此先儒皆泥為不期而會
為遇字正解大非孔子彖象傳之旨嘗取復姤二卦
而推言之復以坤順而當震之動陽倡陰和陽將日
生而不可已故曰朋來非以一陽初生即為朋之來
也姤以乾健而值巽之入陰內陽外陽則伏入而制
其權繫詞傳曰巽德之制也雜卦傳曰巽伏也又曰巽以行權故曰女壯非以一
陰初生即為女之壯也以柔而遇剛即是女壯且巽
長女也故彖傳不復釋焉勿用取女不可與長夫婦

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女壯則非能宜家者矣豈可取乎又敬承程氏曰大凡小人之漸長必有君子以引之如馴致堅冰之類與之長則長矣故曰不可與長戒君子也此以消長之長言之亦好天地相遇即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義第於復言之者喜陽之復來也於此卦止曰女壯勿用者懼陰之為主也夫子又恐人泥於勿用之詞而致有亢龍之悔也故特補出此義蓋天下無孤陰獨陽之理此固合復姤二卦而

概論之也若以為天地之氣相接則是泰與既濟矣
大可毛氏曰坤之所始即乾之所終天地相遇時至
則然況姤辰在午五陽丁夏以仲夏恢台之候加之
南離長養之時品物咸章天下於是觀姤遇焉說甚
佳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夫子又從二五爻詞看出來
毛氏又曰姤而未遯則二尚為陽姤而未剝則五尚
為陽從來陰長陽消迭為盛衰二五雖中正亦何易
得此並據陽剛之世自遯至復為六二者六自剝至

大壯為六五者六若二五皆九惟乾與夬姤而已以陰而遇陽則為詭遇以二五并據陽位則又為殊遇此說亦佳蓋專其遇女壯之不善者也相為遇物亨道行之善者也凡此皆時而已故合善與不善數義而贊其時義之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上乾為君后象為言誥象下巽為命四方者巽為風也安溪李氏曰風非陰氣而散陰因風可以驗陰氣

之至此語說姤之象甚確夫陰靜而陽動者也靜易凝滯動易發洩復一陽生而象曰至日閉關所以蓄其初發之氣而不令其洩姤一陰伏而象曰命誥四方所以散其易凝之勢而不使之滯正先王調燮陰陽處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變乾巽為木柅象乾為金故曰金柅巽為繩繫象

乾在巽口在下豕象初生微陰羸豕象初蹢躅象孚
者信足而行不可得而閑也豕性污濁信足而行則
污濁將無所不至矣詩所云不可道也言之醜也巽
伏而依於乾之特立比於二貞以自守也則為繫於
金柅巽入而輔以乾之妄行應乎四而有所往也則
為豕孚蹢躅吉凶二義聖人備舉之以示懲勸焉傳
曰柔道牽牽者合也非牽引牽絆之義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二變遯巽遇艮巽艮為禮讓容止故有賓象魚謂初六也安溪李氏曰包容也制也容之故能制之二以剛中而遇初陰能制而伏之故曰包有魚仲誠張氏曰九二既包初六則其餘之剛皆不得與柔遇矣故不利賓利者義之和非利害之謂夫子釋之曰不利賓者義不及賓也蓋婦人以從一為義初既比二則不宜更應乎四二既有魚則四自無魚矣大可毛氏曰初二為半坎坎為豕而半則羸之又曰二在倒兌

之中為澤故有魚易曰九二剛中身任制陰之責不委其事於四故曰不利賓蓋戢惡防奸義當為則為之若自己不做靠他人做則非義矣故賓在上而不相及也此說亦有味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三變困巽遇坎本氣之巽伏將坐而待初之來遇矣而變氣則險而難安故有臀无膚之象將巽入而就

之而阻於險也故有其行次且之象易氏曰夬以上
為決而四阻於五姤以初為遇而三阻於二故臀无
膚行次且呂氏曰後不如二之能比故臀无膚前不
如四之能應故行次且二說可參看也巽為股三居
巽上則為臀以其股也有行象又為進退不果有次
且象巽其究為躁卦究則窮也三為巽之窮故其象
如此三以陽居陽正也守正而不中是執節過甚者
也不苟合則孤立而危是以厲然不過不得所偶而

已无私遇亦何至於比匪受傷而大有咎乎傳曰行未牽以初與三行列不相牽連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變巽四與初應卦之所謂取女者也宜為柔之所遇矣然初為卦主而二已比之得所遇矣四又以乾健變為巽懦又烏得而蓄之乎故曰包无魚夫子釋之曰遠民蓋四以不中正而失其民非民之遠實自遠其民也童溪易傳曰有夏之民癸之民也民不癸

之應而湯之遇癸實遠之而湯實近之故也有商之民辛之民也民不辛之應而文武之遇辛實遠之而文與武實近之故也所謂民無常懷懷於有仁易傳曰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然則象雖言民凡為君臣夫婦朋友者皆不可不知此義起凶與見凶同言非顯然之凶也凶由此見由此起耳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五變鼎乾遇離乾為木果杞與瓜象離中虛含章象
乾為天巽為命故曰有隕自天隕者命也以杞包瓜
自傳義以來諸家之說皆多未安竊由四之象傳遠
民二字看來似以二為杞以初為瓜紫巖易傳曰二
居巽中有剛德為杞初以柔居巽先為瓜是也蓋杞
生於地而高參天二以賢士升田間而德合於君似
之瓜蔓於地而子離離其中又善潰初以小民處卑
下而衆姓繁庶德我則后虐我則讎也似之夫鼎以

大烹養聖賢者也五用二以治初以杞包瓜也既有
二以代天子民則五可無為而治矣是以含章余作
是解而未敢自信既而讀易小傳紫巖易傳漢上朱
氏易童溪易傳皆如此可謂先得我心者矣然其解
志不舍命則童溪易傳為尤詳其說略曰一陰浸長
陽道消剥者天也厚下以防中潰者人也在我者未
中未正是吾憂也既中矣正矣或不遇而至於隕越
者亦天之命也故含章以俟命者九五之志也雖然

命天理也在天謂之命在人則中正之德德蘊於內則我外無別有天矣天人之理相合而不相舍則天命之脩短又在我而不在天矣夫何隕越之有哉召誥一書之旨祈天永命一語而已夏殷天命不敢知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王其疾敬德用祈天永命吾以是知九五有中正之德志不舍命其能祈天永命矣有隕自天非所患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變之大過乾遇兌乾為龍兌為羊故有角象與九
三義同而詞殺於三者安溪李氏曰上在事外三則
與初同體相近故尤危其詞也



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
孝享也利見大人亨利貞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
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有大坎象坎為宮中爻互巽艮巽木在艮闕之上
廟象坎為隱伏鬼神象九五中正大人象坎為豕兌
為羊坤為牛為馬大牲象王假有廟莫敢不來享也
利見大人莫敢不來王也用大牲如堯舜禹薦舜禹
益於天也利有攸往順乎天而應乎人也仲誠張氏
曰九五為大人聚以正其聚乃亨非大人不能聚以
正故萃之時利見也用大牲二句諸家皆謂豐所當
豐行所當行以為順天時說皆龐淺張氏則云萃之

時衆聚矣天視自民天聽自民大人舉大事聚大衆
則用大牲告廟而往非一人之私謀合衆心即合天
心故云吉也竊按利見大人亨利貞者四以衆陰萃
五也用大牲吉者五之用四以萃羣陰也安溪李氏
曰苟與其情相違則必離而去之故觀其所聚則情
可見此著眼睛字甚有味元成朱氏曰屯者塞而不
通者也而利建侯豫則既通矣亦利建侯渙者散而
不聚者也而假有廟萃則既聚矣亦假有廟蓋方塞

而求通與既通而防塞者無異視也方散而求聚與
既聚而防散者無異視也此聖王慎終如始之道也
以一人通之何如以衆人通之則建侯之說乎以人
道聚之何如以天道聚之則立廟之說乎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孩如鄭氏曰水澤之氣上於地則萬物無不發生滋
長蒙引亦云凡有生氣流行而在地土上者皆澤也即
庶物也凝菴唐氏曰取澤之畜以畜戎器謂之除防

澤之潰以防不虞謂之戒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變隨故爻詞亦與隨之初九相似蓋坤遇震坤順
故有孚變為震之決躁故不終是其萃也乃亂而萃
耳所謂烏合之衆是也夫民非喜亂乃迫於時勢之
激遂至於掉臂不顧揭竿而起一時之心力亦未嘗
不齊也然非素定久則必變故有孚不終若輸誠而

得所歸則衆可不散蓋初民位上連二三羣陰無統
有乃亂乃萃之象與四正應四以剛萃之有若號一
握為笑勿恤之象變氣震往象此仲誠張氏之說也
勿恤與笑連言樂而无憂也傳曰其志亂言其心志
之不齊則并有孚不終亦釋之矣觀此爻想見秦項
亂時彭布等烏合其衆而王陵獨以軍歸劉其景象
可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

也

二變困遇坎坎為隱伏鬼神象故言用禴困二爻亦言享祀引吉合訂謂引初與三而萃于五竊以引兌例之當作五引之困二爻所言朱紱方來也坎險又為心病易故于坎多言孚孚乃利用禴則左之明信澗溪之毛蘋蘩之菜可薦于鬼神者也安溪李氏曰用大牲敬之盛也用禴誠之專也二居下位貴以素誠獲上萃升之義同也合訂發揮此義甚精詳夫士

君子為君所引用至于諫行言聽可謂孚矣而或不免恃寵而驕沾沾自喜如王景略姚元之輩蓋雖賢者不免也故惟以約則履尊處優而不改其幽人之貞道始善焉傳曰中未變是并用禴句而亦釋之矣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變成遇艮三與上无應而變氣又艮止故有萃如嗟如无攸利之象若舍其應而于所承比之四異體

以相從如隨之三四則往而无咎矣咸之三爻亦曰
執其隨是也所以然者傳曰上巽也蓋三四雖異體
而與上互巽順而入其情近耳第牽于優柔者則有
所不及而吝矣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四變比兌遇坎四以剛臨于衆陰之上此以大臣而
當天下之萃者地近而偏權重而尊危疑甚矣變而
為比則合羣陰而萃于五非心地光明無一毫之私

者不能也此伊周孔明之象故曰大吉无咎易以陽
為大陰為小必正大盡善然後无咎者傳所云位不
當也使當其位則如比之吉而不言无咎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子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
未光也

五變豫王者逸于得人故萃有位以九四比暱在下
之羣陰而五為所隔則五所能萃但萃其有位者而
已然能任賢以萃天下則臣之功即君之功也故无

咎第以兌說而變震動惟豫樂之是耽則未免以上
六之近比而睽之故有匪孚象傳所云未光也上无
位而與五陰陽相比爻詞故但曰萃有位則不欲其
比匪可知蓋一比匪則喜佞必且惡直而四又以剛
正萃衆權勢相偪猜忌起而禍亂生其為悔也大矣
然本氣剛中變氣震動非無為主也夫乾德首元
坤德終貞剛中則有乾元之才而帝出乎震動則必
變是以全乾之元變坤之永貞者也五有如是之德

豈有孚于匪而不萃有位以萃天下者乎是以其悔
可亡也漢文寵閔孺籍孺鄧通輩而不以之間大臣
似此爻之象矣豫之四爻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
簪然則此卦以四為萃主又何疑焉又按萃與比義
頗相似但比止五一陽而為羣陰所比義專主君萃
以四五兩陽而萃上下四陰義則兼君臣蓋比以心
言若兼比于臣則人有二心矣萃以事言夫勞來安
集萃天下之衆而使之聚非一人之力所能為也故

必得大臣如蕭何寇恂李泌陸贄之人而用之故卦
詞曰用大牲吉也乃比之卦詞與此爻詞皆曰元永
貞者以比之一陽不得以二之應而私比之不得以
四與上之近而私比之故九五曰顯比也此九五則
不得說上六以間四而不萃之不得憚九四之剛逼
而不聽其萃之故曰萃有位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變否否之上爻曰先否後喜意亦與此相似傳曰

不安上上在卦外不安置身于局外而求所以萃之者也安溪李氏曰萃有利見大人之義而上近九五與蹇之上六同不如蹇上之吉亦不如比上之凶者無蹇往來之義亦無比後夫之象也竊按初與二皆有正應故皆曰孚其曰號曰嗟如曰咨涕洟者李氏又曰凡上下親疎至于離異不能相同相萃者惟哀誠懇切庶幾有以感動說甚精此陸贄所以以罪已說德宗下哀痛之詔也歟



巽下
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至柔莫若坤柔升坤升也明夷師復泰謙之上皆坤也何以不為升以巽入於坤之下為升也蓋巽遜也巽既遜而入於下則坤升矣然則非坤之能升而巽之升也以巽之時義在焉故傳曰柔以時升至臨以

四陰駕二陽而上之何以亦無升義也蓋臨則主乎
二陽之生而寢盛升則主乎一陰之透而上騰陰之
性伏而善藏者也巽之陰方潛而坤冒之其氣升矣
補注曰坤之成始於巽之一陰漸升而至坤故曰升
玩詞曰凡升者皆自初始初六為成卦之爻馮氏亦
曰諦觀卦義皆主巽是也安溪李氏曰按卦下直言
元亨而無利貞之詞者三大有升鼎也皆自賢人取
義然大有鼎皆無他詞升則申以吉利之占蓋大有

能有賢也鼎者能養賢也皆主於在上者而言故曰
元亨其詞已足升之義兼乎在下者故言元亨又言
其見大人之喜南征之吉也又曰訟蹇萃巽之象皆
曰利見大人此曰用見大人者曰卦之大人皆以九
五當之故曰利者有大人於此而利見之也升則卦
無九五其六五之升階與晉之六五同皆謂升進之
人耳故不曰利而曰用言用此人以見大人也隨之
上益之二卦之四爻所謂王用者皆此意仲誠張氏

亦曰九二剛中本為在上大德之人乃主巽而居下
終欲遜位於賢此堯舜禪位之事然則用見大人亦
如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矣勿恤者以貴下賢當
獨斷於中無得憂疑自阻所謂任賢勿貳也如此則
明良會合相得益彰傳所云有慶者此已孩如鄭氏
曰以順而升不躁不競之謂時即漸卦漸字之意安
溪李氏亦曰升晉之道皆以柔靜順正為善而柔爻
皆吉漸之義亦然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蒙引地中生木不可說成地上生木蓋取巽居坤下而言木伏生意於地之中而後發達於地之上所謂其根深者其末茂朱子云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竊按即中庸率性謂道之意順德坤象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變泰巽遇乾乾健行而初以一陰與坤柔合故曰

允升泰天地之氣通也故傳曰上合志子瞻蘇氏曰
所以為升者巽也所以為巽者初也故曰允升雙峯
饒氏曰初六一爻為成卦之主升之所以得名者繫
焉以兩體觀之巽在坤下如未出地之木初其根也
方其勾未萌甲未拆而根株已備其勢必破地而出
上升而莫禦者皆由於此故有允升大吉之象又白
雲許氏曰初六居衆爻之下沈滯而難升者能自信
之篤確然不疑終自拔於沈滯之中故言允升而致

大吉也安溪李氏曰晉至三而後衆允且僅曰悔亡此則方初而曰允升大吉者晉三之允在下三陰升初之允在上三陰也故晉三之傳曰志上行而此爻之傳曰上合志玩詞亦曰不獨四爻為應凡上三陰皆與之合故其升也上皆允之所以在六爻之中獨為大吉又曰升坤在上下升而上允之則其升也可以大吉而無疑晉坤在下為衆已進而衆允之則其進也免于媚嫉之悔而已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二變謙巽遇艮艮止故不言升復齋易說謂為謙五信然巽為德之制又曰行權是有感意艮為篤實故言孚而用禴易小傳曰禴薄祭也謙不足也謙者天道所益鬼神所福有喜之象也童溪易傳曰當柔升之時卦惟二剛而九二剛中又巽體也故无過剛之失而足以上應安溪李氏曰升之陽爻非時物也以其剛中而應故无咎仲木呂氏曰主升之君而才弱

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所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況于一體者乎雲峯胡氏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宜如損六二言之于反卦六五可也今皆在下卦中爻言之何哉萃六二求萃于上升九二求升于上故其義同元量李氏曰萃之二柔也則易于進之易故引吉无咎而後孚乃利用禴升之二剛也剛則能審義以進故即其才孚乃利用禴而无咎也項氏玩詞亦云萃之六二自下萃上上喜而引之固已

吉而无咎矣而又於其時義當用大牲惟二之事五
可以不用故于无咎之下別明此義升之九二自下
升上非上所樂必如二五之孚有喜而無忌乃可用
情于五而无咎也苟上下之間未能以情相與而强
干之豈所謂巽而順乎故此句在无咎之上為本爻
之主義孚者五用情于二禴者二用情于五也安溪
李氏又曰此不言引者剛柔之義合觀諸說而萃升
兩卦爻義盡矣而楊誠齋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而

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為悖此又廣用禴之義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三變師異遇坎三過剛不中當升之時居巽之極遇坎則冒險輕進升而為師衆順而從上坤為國邑而陰虛也故有升虛邑之象巽為不果三升上巽毀則進而無所疑矣師之三爻亦有輕進義安溪李氏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進而无所疑其可乎比之升山

升階之漸而順其義不同明矣故諸爻皆有吉利之詞而此獨否以當升之時也故亦不言凶咎先儒皆以此為湯武之升二五為舜禹之升蓋自四爻詞而例之耳晁氏案古篆文無墟字以四邑為邱邱為墟據詩升彼虛矣則以為邱墟亦通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變恒坤遇震動則順而有所事矣安溪李氏曰以

柔正居上體之初升之最順而善者人有此德乃神明所登進所謂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故王者當用之以亨于岐山乃為順事鬼神之道也不言西山者卦有南征之義不欲錯其文也不曰亨于帝者言亨于岐山則其為神明之亨可知矣據此可見交義不過偶舉一事一物為象甚活潑潑地乃指太王指文王紛紛諸說亦太泥耳然順事鬼神不如直指此為順事夫孝為順德此為順事所謂郊焉而天神格廟

焉而人鬼享者也合訂亦謂為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已二嫌五不言升四亦不言升者進齋徐氏曰承五近尊其位不可升也故在二言孚在四五言順其義可槩見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變井遇坎井之五爻曰井冽寒泉食蓋功及萬物也故傳言大得志所謂大二之陽爻也所謂得志澤加于民也先貞吉後升階者五以其貞而吉故二得

歷階以升也貞者固守其正致一而勿貳也吉者吉祥善事為天下而得人也二已為五所升矣乃止言升階者巽之德然也若以升階屬五則不應先言貞吉矣凡坤在上卦下應九二者無不以克己虛中之意為言如泰之歸妹師之帥師明夷之利貞謙之以鄰征邑國皆是此爻先儒謂升階屬五與屬二者各半觀于諸卦象則知屬五者未確矣升階小傳輯說皆謂升之有序良然紫溪蘇氏曰階即階級有次第

而升者所謂積小而高大也有循序漸進之天德便可以語必世後仁之王道此又一意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上變蠱坤遇艮地而為山陰長上極也故曰冥升順而止之升者不升也故曰不息風落于山其實必隕也故傳曰消不富蓋蠱則飭也有整頓意是以曰利不息之貞傳所謂以小人貪求無已之心移于進德則何善如之叅義引中庸弗得弗措而愚必明柔必

強為言紫巖易傳曰向晦曰冥其貞不息則有出晦之道猶日月之行地中也復齋易說曰終而復始無止也玩辭曰既已至五無所復升惟有默升此道而已故曰冥升九三自己而申盈變為虛上六從申入亥虛變為冥此乾居西北之時也故曰貞自物言之消而不息謂之不富自道言之貞復為元坤之上六乾實居之何不利之有故曰利不息之貞合觀諸說則謂升無可升為消而不富者淺矣且夫子象傳亦

不應止贊冥升而於不息之貞精義反遺之也安溪
李氏曰言上六以柔居柔故雖冥升在上而能自消
損不至盈滿晉上之伐邑亦以其有剛德故也蓋消
對息言不富即不息也則不息之貞即是冥升在上
君子為善惟日不足小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孳孳
為利孳孳為善其欲然不足之懷一也若謂為貪求
利欲者戒易豈為小人占哉如此則程傳移于進德
之論猶似未合象傳之意竊按乾之用九見羣龍无

首乾之始于坤也坤之用六利永貞坤之終為乾也
不息之貞不息即是貞非貞于不息也君子能自強
不息此其所以積小以高大者歟然則此不息與乾
之不息異乎曰無異也蓋不自以為息則日見其損
者其進自不能已矣

易翼述信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易翼述信卷八

廬州府同知王又樸撰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
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寤也

仲誠張氏曰君位臣位賢位皆剛皆困阨而不能伸
所以為困子瞻蘇氏曰困者坐而見制無能為之詞

也陰之害陽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困不見其侵而見揜陰有以消陽而陽無所致其怒其為害也深矣按此與坎同言亨然坎言心亨此直曰亨者蓋坎之剛未出乎險故其亨維心亨而已其行則有尚也此則下險而上說將無入而不自得心亨道亦亨也梁氏參義曰困而能亨則得其正矣有大人之德矣吉而无咎矣將貞字連下一串與彖傳合既曰吉而又言无咎者二以剛中之德而不當位乃上以兑說處

之則有亨通之吉而無不正之咎矣故彖傳但言吉以概無咎非有所遺也余氏集說謂曰貞曰大人吉无咎皆指九二有言不信則指上六困之成卦蓋在此兩爻也項氏玩辭與緝說皆同如胡氏謂歸重在九五一爻則宜曰剛中正不第曰剛中已矣觀於九五之象而傳亦止曰剛直可見項氏又曰特寘貞字於大人之上明能堅固无剛以勝天下之變如師之御衆克敵是以謂之貞非以居位得正為貞也此即

大傳所謂貞夫一者也師貞於法律故稱丈人困則
貞於道故稱大人洗發更透彖傳有於困而不失其
所斷句者然朱子曰困而不失其所亨這句自說得
好蓋所亨即顏子不改之其樂原有義在安溪李氏
謂險以說非險而說因習險而有得於心然惟習險
有得乃不失其所亨此朱子所謂說得好也尚口乃
窮蓋不可以口古爭者童溪易傳曰當此之時自說
可也說人不可也聖人重復發明兌說之旨恐萬世

以下處困之君子誤用其心也德培沈氏曰不忘於心故不忘於言耳乃字要看如云困何足窮我惟心失所亨而急於自明乃至於窮窮字正與亨字相對敬承程氏曰信者安義命之實心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命遂志困之亨也安溪李氏曰致命者委之於命不以夷險貳其心體習坎之象也遂志者必心安而理得體兌說之象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變麗澤兌坎為通而遇兌塞之故有困木入谷之象凡兌之初爻多稱臀者如夬之九四正兌也姤之九三反兌也然以此為變氣之義而又不然以或艮二卦爻象例之則知此指四爻也蓋夬姤皆以乾為體體自臀而分上下夬上為兌為毀折姤下為巽為寡髮故夬之四姤之三皆曰臀無膚也是三四皆可

言臀不必以兌之反正也坎為堅木故曰株木初在坎之最下故曰幽谷二三四互離曰覲以初之幽故曰失其明也項氏玩辭曰此卦爻辭以困為首字者謂本爻也困上加別字者指應爻言之初六加臀謂九四也初六與九四為正應欲藉以拯困而九四巽木方顛為兌金所毀折故為臀困於株木之象不明必待其終也初六之三歲即九四之有終凡卦以三爻為終三爻既終即與四遇故雖不覲而不言凶按

此與程子易傳合安溪李氏曰卦以剛揜為義則惟剛者為能處困柔者不能也又惟君子之因為時之窮小人則往往自取之而已童溪易傳曰柔之所附者剛也剛既見揜則柔亦失所附矣夫剛揜則剛困柔失所附則柔亦困二說皆精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二變萃致孝亨之時也故利用亨祀萃之二曰引吉

此亦曰方來蓋謂五也坎遇坤坎陷尊壘象兌為口
食象坤為漿故曰酒食易於坎多言酒食者坤為裳
為帛在體下紱象二三四互離南方卦也朱象三為
離主臨於二上方來象坎為隱伏鬼神象故言祭祀
易小傳曰困於酒食祿未足也朱紱方來同剛德也
利用亨祀德可薦也征凶无咎未出險也又曰九二
言困於酒食釋者皆謂豐於祿饜飫之也夫君子食
其祿必任其事為酒食所困豈君子之正乎若其享

厚祿而不得辭焉則施祿以及下可也未聞以祿為困也獨乾鑿度以為困於酒食祿不及也蓋得之矣復齋易說曰未得與九五宴樂白雲郭氏曰酒食以見君臣相遇交際之道不得乎此雖如伊尹樂堯舜之道不過老死莘野而已終无亨天心革夏正之事也是知酒食之間有天下之大慶存焉故需卦於九五言需於酒食而詩人於鹿鳴言燕樂蓋一義也程傳亦主此義而未透傳又曰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

而吉惟小畜與困乃厄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月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如君臣朋友義合也安溪李氏曰三陽卦之所為困也而皆取飲食車服之象者貧賤患難不足以困君子進退牽係道閉行蹇乃君子之困也易酌取諸葛忠武以實之頗有見其以鞠躬盡瘁食少事繁為征凶此莊子所謂為宗廟之犧牲

者也萃之卦詞用大牲其此意也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變大過有棺槨象故凶合叅易小傳紫巖易傳人之進將以求名也四有篤實之德三在下而揜之非所困而困焉是將獲罪於天下後世故名必辱也人之退將以安身也二以剛中之德三處其上而凌之非所據而據焉天下起而攻之矣故身必危也蓋坎

而為巽巽為進退不果在險而進退有難困於石據
於蒺藜之象也紫巖易傳又曰互體離中離不當位
坎復易之為不見其妻大可毛氏亦曰三居互離之
中而前後掩窒此非中空若房世俗之所稱離宮者
哉夫坎男之陰亦即離女之陰也既為坎男而已入
離宮即欲再求所為離女者而何可復得此意頗巧
愚按即變氣論互體之離為乾此亦不見其妻之意
也安溪李氏又曰三陰皆困此又所謂行險以徼幸

者故其困獨甚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變習坎澤始通也流而未疾來徐徐之象始塞終通初吝有終之象合訂謂初阻於二不得應四初之困也四欲與應亦畏金車之阻而徐徐不決初之困即四之困也程傳云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

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王吾俞氏
曰初之所以三歲不覲者以九四之來徐徐也既歷
三歲始雖不覲今則覲始雖吝終則有與也仲氏易
曰易例於上於三每曰有終四非終而亦曰終者以
初為始則以四為終而已小象止釋來徐徐句困金
車以下无解安世項氏曰四兌為金人所乘為車以
九乘四不得其正不可以有行也故為困於金車吝
象所謂雖不當位即解此句也有終者終與初遇象

所謂有與也即解此句也此說甚新而與夫子象傳極有體會至王氏輯說則謂困之世陰揜陽者也故陽不以陰為應而以同德相求四不應初而求二也四之志在下之二而來徐徐所以困也以九居四不當陽剛之位以四求二不當相應之位然二與四有同德相與之誠故曰雖不當位有與也說與諸儒異錄之以脩參考焉

九五劓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則

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五變解兌遇震兌毀折震恐懼又震為足毀折其足
有則象艮為鼻震則倒艮有剽象解者動而免乎險
也故徐有說震可以守宗廟祭祀故利用祭祀王氏
輯說曰二五同德相求而五以陽剛為上所揜譬諸
鼻之通氣於上者而見剽是五欲通於下而不能達
也所賴剛中之二相與濟困而二又為初所揜譬諸
足之主行於下者而見則則是二欲進於上而不能

行也此二與五俱困之象赤紱在下而謹行之飾君之困在無賢佐二處險中謹其行而未進則五困矣故曰困於赤紱然二五皆以剛居中以直相與九二必徐徐出險而之說故徐有說為五者亦宜盡其精誠以致之如用祭祀則可以得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竊以二之利用亨祀者言上帝居歆所謂黍稷非馨明德維馨也利用祭祀者祭地而祀天言上下皆受其福也童溪易傳曰二五皆以至誠相感通故

同以祀事明之然要之獲應助之力者五也此受福之言所以獨歸之五焉程傳曰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此爻先儒以劓刖為刑去上下之小人言者然於象傳志未得未合蓋二五原非正應故加乃字一轉而五之上二之下又皆為柔所掩是以其志未得以其皆有剛直之德故徐有說而志始得伸矣項氏玩詞曰初在卦之始以得上卦為有終二則在坎之中以得兌為有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變訟兌遇乾兌為進退為不果故曰困于葛藟於臲臲兌口乾言為曰象乾健為動象征象訟為悔象玩辭曰上六徒動而不去則成訟故自謂動悔若去而之初則為漸之吉吉在於必行而不在於徒動故曰吉行也翼傳曰所應在三三以柔附已而牽之葛藟也所比者五五以剛載已而難安臲臲也玩辭又

曰六三非所當牽而牽之九五非所當乘而乘之此小象所謂未當也合訂取田氏之說曰動悔有悔之所以吉者以能行而得之也行也二字是解征吉之義此亦有味與玩辭去而之初為漸說合易酌曰動悔有悔悔其所行則不行其所悔故行而吉也彥陵氏曰困不自振之日全賴陽剛之才上以陰柔處困極欲有為則才力不及欲安息則時勢危迫要做不得做要歇不得歇是困於葛藟於臲臲之象動輒有

悔矣所以然者病在陰柔無振拔之才故至於此然
時勢交窮之會正豪傑幹濟之秋誠能自悔其失一
旦奮發有為則這一段震動的精神主張在我豈至
為困所束縛征則可以得吉豈可坐待其困而不悔
哉趙氏曰五爻皆不言吉獨於上六言之者要當時
而不可欲速也九二征凶九四來徐徐九五乃徐有
說至上六始有征吉之辭紫溪蘇氏曰心無所累則
拂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祇屬危機故曰困

德之辨莫辨於此矣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辭蒙引謂於德體象變一無所取止據井之理言非也坎陷而為窞而有物以入之入於水而出於水

即德即體也言其象初六為泉眼二三為井腹四為
甃五為井實上為井口又巽為繩繙象互離為附麗
繙井象巽又為進退不果沆至亦未繙井象兌為口
為毀折倒兌則口在下羸象離中虛瓶象上坎之形
宛若轆轤下二剛一柔井也此皆象之有可似者且
卦自泰來上坤為邑坤改為坎改邑象不改井者先
儒多未釋此義合訂謂邑改而井見毛氏意同詞費
皆未了然竊意乾之初潛而勿用之陽也今遷而之

五則以剛中正位居體陽得其所而有為是所改者
止坤之邑而於井養之道則未之有改焉蓋有所改
者此得則彼必喪今以乾初而得柔似乎喪然天道
已上行无喪也以坤五而得剛似乎得然地道實下
降无得也无喪无得則雖有所改而猶之勿改矣又
凡有所改者此往而成一義彼來而又成一義今乾
之往得所養而往往為井也坤之來求所養而來來
為井也往來皆井則雖有所改而實則無改矣蓋无

喪先得往來井井正改邑不改井之義彖曰井養不
窮已將此義倒提於前以剛中釋之即足矣繫辭大
傳曰井居其所而遷遷者改邑也居其所者不改井
也彖與繫詞已解釋明白而世何猶昧昧耶汔至四
句玩象亦是二義蓋幾於至者仍未嘗至亦與未繙
井者同耳此半塗而廢者也故曰未有功羸其瓶則
並其器而壞之不惟無功且凶矣所為德體象變實
無有其義如此至於萬邑之井如一不溢不竭道路

之人往來取給以況先王之政大公不私無過不及
理固有然者然不得舍卦之德體象變而泛為鋪陳
理學籠統話頭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坤以勞之勞民也巽以申命勸相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
无禽時舍也

初變需巽遇乾乾旱也泥象巽口向下不食象以本

氣言則曰井泥不食以變氣言則曰舊井无禽故象
釋上句為下釋下句為時舍蓋井以泰變乾之初遷
於坤之五而成井也今動而之乾是仍其舊矣巽為
鵲三四五互離為飛鳥初既不遷則巽不成巽離不
成離故曰无禽以時義論之自當舍其舊而新是圖
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變蹇巽遇艮三為艮主山也二居其下谷象互兌

下又倒兌兌澤所有魚也故曰鮒巽為木為直矢象
上承坎弓故曰射三四五為離之瓶甕象互兌毀折
甕已敝矣變氣互坎外卦又坎下承之以柔折中空
水入於地是漏也初之舊井法已廢也无禽行法之
不得其人也二則以剛中之質非若初六之无才矣
然居柔在田乃鄉黨自好之士而無康濟天下之大
略則鮒而已上無正應九五明王雖不與之共治然
猶下顧及之故曰射鮒也夫其人既不足以行政則

法仍壞矣故曰甕敝漏而傳曰先與無人則無法甕之敝漏不復釋焉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變習坎上下皆水故曰渫在下卦故曰不食坎為加憂心惻象本氣巽入固遜而甘伏於下自無所怨尤者乃變氣為坎而上之坎乘之則我不以為憂而他人為憂之故曰為我心惻為我心惻者正應之上九

也上無位傳故曰行而得位者九五則王也三四五互離則王明也夫以巽入之德變坎則非掘井而不及泉是可用汲以濟物者矣九五王非不明然以剛遇剛又非應三既剛而不援上四在大臣之位又柔而不能汲引惟上六為正應而無位而近於五庶幾其求於五而用以為汲則君享厚名民享厚利並受其福矣傳加一求字甚有意上無位則必求近於五則可求夫高高在上豈有所陳於王前然天人一氣

默以相之如帝賚良弼之類是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四變大過坎遇兌水之為澤者也以未上出於井故
猶未及濟物又以柔變剛合二三與五成一體在井
之中為甃井象大可毛氏曰以離中之火燒坤土為
甃亦有意按本氣互二三成兌變氣互五六亦成兌
毀折也毀故脩之四以柔而在臣位雖無剛正之德
未成利濟之功然能虛以承五又變氣為兌說君臣

一心是能培植人材以待上用者也初廢之則四脩之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五變升坎遇坤險者順入者升故井冽可食以其升於地中故為寒泉本氣自初至四而成大坎五為外卦坎主水滿象也不言吉者安溪李氏曰居尊位職在養人有孚惠心勿問之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變重巽巽入故曰收巽為繩中離為瓶繩既上於井則非汙至而未繙井者矣繩既挈瓶而收於井則又非未繙而羸其瓶者矣坎口向上故曰勿幕上下皆巽一氣之感故曰有孚重巽以申命繩繩不已往來井井者此也故曰元吉傳之所謂大成也



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

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離為日在澤之下日之已過者故曰已日孚者兌之說也已日來氏毛氏謂為十干之已近有補註又謂為十二支之已說皆新奇可喜然細味彖傳革而信之正以革釋已日而釋乃信釋孚毛氏以與六二爻詞說不去不知爻詞之已日乃謂已孚之日與彖雖異而意實互通其義則先儒言之詳矣而蘇子瞻謂

革不能免于悔特有以亡之耳說有味程傳于四爻則謂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尤與象傳義合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治歷明時即象傳天地革而四時成也來註曰晝夜一日之革也晦朔一月之革也分至一歲之革也元會運世萬古之革也說本西溪李氏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變成遇艮成則情相感而固結不可解故曰羣艮則事宜止故傳言不可有為革必已日乃孚故初無革法此牛之革則不變者也用黃牛之革者謂比於六二離為牛六二柔順中正故曰黃牛革字亦取卦名而義不同合訂云革亦取變革之義鳥獸皮毛逐時更變五虎變上豹變六二未能為虎豹黃牛焉耳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二變夬遇乾夬剛決柔也故曰革之乾健有為故曰
征吉而傳以有嘉贊之易酌曰卦言已日乃孚已革
之日乃孚也爻言已日乃革已孚之日乃革也蓋卦
詞舉全象爻則止此一爻之義君臣之分不同也二
以中正柔順為文明之主與五正應故為已孚而革
之象既吉而又無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之矣

三變隨遇震為決躁而三又處離之極以察察為明
當改革之際有征象過剛不中故凶變而之隨有貞
象然本體既察震又躁自不能靜以安其居故厲上
為正應兌之口言象中又互乾亦為言就成也離居
三合三四五成乾故言三就征既凶貞又厲然則何
如而可惟豫謀其所以革而不必即行革之事庶幾
人共信之而徐以俟其成耳辨疑曰三就者內謀于
乃心而無疑人謀則卿士從庶人從鬼謀則著從龜

從是三者皆成就其革也仲誠張氏曰之往也事至於三就則理已無可逃又何必亟亟欲往乎此有其理而事可待耳此爻大槩以隨人而不自用為義內卦主革者故皆言革外卦變革者故言改言變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四變既濟兌遇坎人心雖悅而其事則險湯武之征誅伊霍之放廢皆改命也本體合二三成巽命象在下卦之上合三五又成乾改命象四剛而不中故有

悔變為既濟則悔亡矣程傳之言悔亡與諸說異然
彖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義正合也觀彖謂在己為悔
亡在人為有孚亦好四多懼之爻而傳舉其才其時
其勢其任其志其用而極贊其盛者傳故曰惟其處
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
之人也合訂云易言命必於四爻四革爻也乾四或
躍在淵文言釋之曰乾道乃革訟四曰復即命又曰
渝安貞渝即革也否四曰有命四為否泰之轉關君

命即天命也了凡袁氏曰信事者孚在事後此卦信詞

志者孚在事先此爻之詞

九五大入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五變豐遇震五既君位中三四互乾震為帝出故
曰大人震為新君又震動動則變也九五體剛而有
道德之威用中而得神化之宜自然明著動變風行
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邦國之間禮樂文章之治光
於四表格于上下矣虎變自緊貼大人言至上爻方

為天下化成矣彥陵張氏曰湯武本征誅而有天下
聖人不欲示人以隙故諱武而言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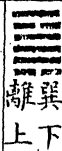
上變同人遇乾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人既同故有
君子小人皆變之象君子小人皆在下之人合臣民
而以德言也君子謂其秀者小人謂其蠢者既彬彬
有大雅之士亦皞皞無梗化之民遵道遵路蕩蕩平

平革道大成故曰吉也非上六之才如此特於上六之時取義耳征凶居貞吉者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傳義稍深合訂曰革曰面者黎民於變只在氣象間見之順以從君猶云順帝之則說極是

書仲夏鳥獸希革仲秋鳥獸毛毳離為夏兌為秋故革卦言牛之革言虎豹之變仲誠張氏曰變革之道莫如鳥獸之皮毛舊毛盡新毛生而皮不為之病天下變革之事能如皮焉可矣說甚精說統君啓陸氏

曰天下莫安于仍舊莫善于更新莫患於因循既久而
不為振刷之謀聖人以蠱幹天下之弊禍莫禍于
瑕釁已萌而猶為調停之說聖人以革掃天下之凶
然而一規一隨庸人足以諧時三甲三庚聖人不免
駭世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欲與衆人同之則利不
長不與衆人信之則志不行故革莫重于孚孚也者
聖人之所以消懼而免駭以行其志者也然孚而不
待其孚則變而不覺其變殺不怨利不庸遷善而不

知變革之道于是為極故以虎變之文當龍飛之造
均稱大人焉



離上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
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
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安溪李氏曰凡卦名下直曰元亨而無他辭者二大
有鼎也大有之義與比相似然比以一陽統眾陰所

有者民也大有以一陰得衆陽所有者賢也鼎之義
與井相似然井以木巽水在邑里之間所養者民也
鼎以木巽火為朝廊貴器所養者賢也易之義至于
尚賢則吉無以加故其辭皆直曰元亨蓋鼎以取新
故有元德烹飪之事徧天下故有亨德彖傳則取其
象而以才言之巽則心思深入所謂思曰睿也離為
目自初至五為大坎坎為耳所謂亶聰明作元后也
巽而耳目聰明是有主鼎之德矣柔進而上行得位

又有定鼎之權得中而應乎剛又有調鼎之佐此所以元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來註云位譬言之鼎命譬言之寶器正而後實凝故初四之顛折而出之覆之也項氏曰存神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君子所以凝天命又有以位為素位之位命為維天之命言者亦通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

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變大有巽遇乾初為趾應四而乾健上行則顛趾
矣初非有實者然巽入而變乾為大有是有者乃先
入之宿物所謂否也趾既顛則巽將為兌之毀折而
入者出矣二三四互乾老夫也巽顛而為兌少女也
故為妾象夫親迎得妻夫婦相得而中饋有主人道
之常莫順於是今乃倒行逆施不得於其妻而得於
妾者何也則以四比五為上卦初應四而顛倒成兌

合成坎之中男為子所謂母以子貴也鼎以取新然
不吐故新何由納出否未及取新故又言得妾以子
二義皆從顛趾來故傳曰未悖未悖即釋无咎并非
止指出否一事而從貴則并得妾以子皆無言之矣
此聖筆化裁之妙子瞻蘇氏曰夫鼎烹而熟之至於
可食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熟而善者棄
矣故及其未有實而顛之以出其不善猶為未悖如
待其有實則夫不善已汚之矣夫顛趾而出否盡去

之道也盡去之則患鼎無實聖人之於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鼎以出否為利而擇之太詳求之太備天下無完人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為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按此義頗精合訂頗采之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二變旅遇艮止其所也大傳曰親寡旅也謂二與

五正應親也今二變艮則止其所而不與親矣蓋凡卦皆喜應獨鼎以下應上則不取二以剛中為鼎之實三剛為腹二為底鼎實之在底者也仇匹也詩曰公侯好仇不必作仇讐解三四五互兌為毀折有疾象疾者病我之不往也蓋巽既伏變艮又止鼎而受養者今為羈旅之人矣此二以賢人在田不求人知雖上罪之而究求一見而不可得所謂自愛其鼎者也故傳以慎所之贊鼎有實以終无尤贊我仇有疾

蓋確有不拔之操必能高不見之節雖負抗上之譏而終无失身之悔也然則人君雖大烹養賢若賢者苟於就養則枉道徇人一不慎而愆尤叢集矣此采張氏疏畧之說先儒解此文皆以比初為言甚無義故合訂從此但以有疾謂如齊王之有疾以六五之陰柔而比四為少異耳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三變未濟遇坎坎為耳處上下卦革變之際故曰耳
革西溪李氏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體之
鼎有兩耳而無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
而無耳故九三之鼎耳革說甚精巽為進退不果坎
險阻行塞象離為雉坎為膏本體合四五成兌食象
變坎則不成兌矣故曰不食變坎又合四五亦成坎
雨象先儒說此爻多不同有謂為不仕無義者有謂
為非義而躁進者竊詳此爻與上非應則以為絕人

遜世既無其義而以耳革為熱中又似鼎上下有兩耳且揆之方雨虧悔之義二者皆不合應從程傳但以雉膏為祿位似不如本義作膏澤講為確蓋陽居鼎腹而上承文明之離本有雉膏之美足以食天下者也然舉鼎在耳行道在君今與五非應而不同道無耳矣則不得君以行其義雖有膏澤而無以下於民此其悔也然三五終同功者也既自初至五成大坎而三之變氣又為坎則天地和而雨以降君臣合

而道以行悔其虧而終獲吉矣傳於方雨虧悔不復釋者從文義之重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四變蠱蠱壞極也故有折足覆餗之凶遇艮艮止也鼎之下卦受養者也有應則為援上上卦養人者也不應則為棄賢四與初應本有足者合三五互兌為折又變艮止氣盈而不下交故有折足象四居鼎腹

之上實已盈而欲傾又折足則公餗覆矣公餗公家之糈也形渥者汚其鼎也覆餗則實喪形渥則名辱名實俱虧其凶可知蓋竊據尊位而器小易盈則未有不敗人家國者大傳言之詳矣傳曰信如何言所以信任之者為何如而乃若此甚歎國家養士而不食士之報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變姤遇乾五耳中黃乾金獨鉉在上而象曰鼎象

也則自初至上皆各有其象不應于五并上兼言之
或以二為鉉亦非仲誠張氏曰黃耳金鉉一物也黃
取中義耳取空義猶言中空也金取堅義鉉取環外
之義猶言外堅也總為鼎耳之象一鼎兩耳空中對
峙各為半環以聯鼎緣就其空中可納上鉉者言之
曰耳就其堅外以固中者言之曰鉉猶人之耳虛中
曰耳外環曰輪廓是也又曰烹飪既成則提耳行以
享之猶人君享其成之義也貞正而固也耳不正則

鼎偏舉而歆矣鉉不固則耳脫敗而傾矣又曰黃耳
言中也中之虛本為鼎實而設无此耳之中虛雖有
實不可以行何能享乎說皆妙按利貞謂人君養賢
宜始終勿替之意傳曰中以為實蓋二為實四應之
惟其中虛以為受實之地也責在五故金鉉不復釋
焉且變風為姤姤者柔遇剛也亦此意言利貞不與
卦辭同者以爻專言養賢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變恒遇震為玉故曰玉鉉上無位而居五之上為人君之尚賢也故能震動有為可大可久之業在此焉大吉无不利卦辭之所以云无亨也仲誠張氏曰鉉有二一為耳鉉形小與鼎一體而對峙鼎緣一為上鉉形大別為一物懸于鼎上以貫耳鉉之中耳雙不便兼舉舉上鉉則雙耳皆行離有鉉義遇震為足為動有行義取於玉者鼎烹則耳熟不可以執鉉異體不寒不熱如玉之溫也按九剛居上之柔位以其

剛節五之柔又變氣恒其六爻剛柔相應下巽上震
陰陽相錯故傳言剛柔節也如此則成享矣賢者與
君異體而情聯剛柔交濟相與有成何以異此賢者
得行其道大吉也人主得成其治无不利也安溪李
氏曰凡彖辭直曰元亨爻辭曰吉无不利者大有鼎
之卦及其上爻而已以知兩卦尚賢之義兩爻當之
也

看來卦辭固大而爻義亦自無窮蓋鼎象也承鼎為

足實鼎為腹行鼎為耳舉鼎為鉉鼎以取新必先革
故初之傾否所以无過也二三四皆鼎腹而有實者
然實方在底而遽欲來享則底蘊易盡二之所以不
即也雖有實矣而提挈無人則不得不屯膏以待三
之所以行塞也物盈則虧四之所以覆也中虛則受
五之所以享也水火既調五味相濟上九之所以為
養也此則占者自得之耳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
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先儒皆以震來為自外至者安溪李氏曰卦皆人心
之德須主從中出者為是况中未有不感於外而起
故後復繼以震驚百里之象而六爻言震亦皆無內
外言之無兩義也按四之震泥似止言外然曰泥則
不能震於其內者矣蓋震為動是有所行也然不思

而遽行則為妄動故以乾之健而尤以惕若為心蓋
子所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兢且行且停若有
所思故取以為恐懼脩省之象兢兢兩剛也笑言啞
啞四柔也剛爻各一故曰震來柔爻各二故曰笑又
曰言啞啞者笑若不出聲言若不出口謹之又謹故
曰有則一陽在坤土之中主百里之象二三四互艮
為手執而不喪之象三四互坎為棘為酒醴故曰
匕鬯匕以棘為之者也一剛載二柔鼎肉尚在匕互

坎於仰盃之中酌酒尚在筭故曰不喪蓋無所震於其中者未有不震於其外君子憂勤惕厲凡事致謹則翼翼小心不愧不怍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也又按平居無事此心嘗若震之來故曰震來於易縱其情之際而一無所放故曰笑言啞啞後有則即所謂終有則也夫子蓋會初爻詞而為言其謂象言震之後象言笑言之後者未免執而鑿彥陵氏曰震亨二字聖人不添註脚亨全從震看

出人當常存此心耳震則自亨惟震故亨合此二意
孩如鄭氏曰雷驚百里然出吾凝定之神以當之可
以不喪七鬯九廟之靈賴以安妥而為祭主也可為
祭主是解不喪七鬯之意原無脫此說頗好但誦出
字未免矯強竊按說卦傳曰帝出乎震為此出字來
歷殊覺確當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恐在外懼在心脩其德省其愆必脩省方為真恐懼

上六所謂戒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變豫遇坤雷原自地而奮初為地之下震之主爻也說統曰此一爻可作一震卦故悉仍卦詞而特於笑言啞啞上加一後字下承一吉字後字正與震來字相對見得必始於懼而後得以无懼也看初字最重竊按仍卦詞而特加一後字者正以其為初爻耳

玩傳曰有則則啞啞亦非無懼况恐致福已有能懼意
在內矣此之有則蓋以有初者始有終也又按震之
初變豫則先憂後樂恐致福也豫之初變震則先樂
後憂志窮凶也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
來厲乘剛也

二變歸妹遇兌十萬曰億大也凡易言大皆謂陽剛
觀五爻之象傳可知蓋剛德宜中今以柔居柔是喪

其剛德矣然方乘初剛而躋乎其變氣合四為離
離為龜蚌貝也剛外而柔內又貝所以為飾喻人之
威儀言詞也二三四互艮故曰陵九謂陽又極數如
所謂九天之意下乘初陽而上攀艮故曰躋艮數七
變離為日故曰七日自二至上復自初至二歷七爻
也勿逐者未嘗喪也七日得者陽復也蓋以長子之
剛變為少女之柔似乎其大者喪矣然處震厲之時
不得不少自貶損特其所喪者外耳而德之在中者

歛之而愈著抑之而彌高如升陵然實未嘗喪也夫
喪之則必求之既未嘗喪亦何必求七日則一陽復
矣尺蠖之屈不久即伸此蓋邦無道危行言孫者也
全不論比應專即震之本體及變氣取象諸儒說此
爻俱矯強必合五爻之象傳而細玩之其義始得蓋
傳言乘剛不獨釋震來厲一句凡億之喪貝及躋九
陵七日得皆以此三字概之聖言簡而該如此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三變豐豐多故故曰行曰青遇離麗上下兩震附麗

不絕詞故有兩震字

上文同此意

三四五互坎多青青目

災也變氣為離為目明故曰无青三去初已遠則震
蘇蘇而若可緩矣然附麗上震君子不敢以其事之
未及而苟安也即震懼以為行雖不能致謹於先時
而猶得收功於末路可无青也上震為震驚下震為
震懼雷電皆至豐故其象如此位不當以柔臨剛位
且遠初非若二爻之乘剛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四變復遇坤本體合三五互坎水土併又一陽復於地之下故曰泥也震為雷雷自地奮初又以陽處陽而君子之脩省貴在未事之先此初之所以致福而有則也若四則居人位又以陽處陰而震動於有事陷於重陰之間終亦何能自震耶二柔得中非剛而實剛也則躋陵下可以上矣四剛而不中似剛而非剛也則遂泥上可以下矣下而上者雷之升於天而

萬物發生也上而下者雷之伏於地而萬物閉藏也
傳故曰未光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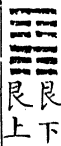
五變隨遇兌初始震往也四游震來也此邦有道危
言危行者也傳特明著之五有中德有事即脩省之
事故剛德无喪若無事而苟安則日見其喪矣此震
變兌意與二同五亦乘剛而不言者以二例之二亦

有中德而不言者以五例之也但五雖柔而居剛位剛柔既節而所乘之四剛又居柔位故億无喪而與二之以柔居柔喪而復得者異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上變噬嗑遇離噬嗑之大象曰雷電盖以下震為雷上離為電凡雷未作而電必先見故上與三爻皆有明哲之德第三處陽位健而能行上卦又接連一震

而當改革之際故以行生明而曰震行無眚也以上之窮而又以柔處柔故行則凶雖能見幾自幸無過而不能免人之謗也索索蕭索而不能自振之象亦以遠於四也此兩震字上震為震懼下震為震驚矍矍翹視貌有驚在遠翹目而視之也既已見矣而猶進則惟於禍故曰征凶躬謂上鄰謂五震為長男離為中女故曰婚媾兌為言安溪李氏謂與夬有言不信同為占外反決之詞然先儒皆作不能免於人言

謂觀繫此句於无咎下而象傳不復釋當是也此與
三爻同有二意中未得即位不當畏鄰戒即以震行
三不釋者亦互見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艮止
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
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安溪李氏曰陽上陰下陽性動陰性靜故陽居下居中其勢未止則不得靜也動極於上陰陽各得其分則止矣止斯靜矣又曰艮連其背為文者與履同人一例皆因其義不複其文也背之文從北從肉而艮字有反身之象艮其背者止於止之方也天地人之道南與東西皆見而北獨隱前與左右皆見而後不見不見者止之方靜之處故周子曰艮其背背非見也程傳曰止於所不見此大傳所謂退藏於密中庸

所謂未發之中而周程得之以為主靜定性之學者也凡天下之動以靜為本靜之道以驗於動為至靜亦定動亦定然後為靜之至也故方其靜也廓然大公是不獲其身也及其動也物來而順應是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則義理周流而感應之累免矣故无咎按周程之說朱子以為誤而極辨之本義雖精然程傳之理終不可廢故於近思錄又引之說統曰不獲其身求其所以為身者而不

得也身無聲色臭味安佚之欲并其耳目口鼻四肢
都似無有故曰不獲按兩山並峙有各止其所之象
止其所則靜其并動而亦靜者莫若人身之背背為
身所具而不得為身所用與人并到而不見所到之
人聖人取象精矣安溪之說彖傳曰言天下之道行
止如循環然不可偏於一也但止為行基耳能當止
而止則能當行而行而動靜不失其時矣止靜之中
人所不見疑於不光明也惟其為動行之本而應用

不窮故曰其道光明又曰以一體言陽上陰下各止其所止之義也以兩體言六位陰陽雖敵應而不相與亦止之義也止其所則靜矣故內不見已而不獲其身敵應而不相與則動亦靜矣故外不見物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說統曰時在即止之道道在即止之所爾瞻葉氏曰時者心之圓機道者時之定理心妙乎時而道光為止非膠執空寂之謂也行止對待言二之也動靜連綿說一之也易行止為動靜者太

極全體也動即靜之動靜即動之靜動靜合而時在
焉行止因時心無纖翳何光明如之朱子亦曰定則
明則莊子所謂泰宇而天光發亦未可厚非然與安
溪李氏說異可叅觀之又庸成陸氏曰背雖不動而
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為之輸是以無
用為用者也知其所而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
心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
忌言心心活物也著認心不得然誤認背亦不得故

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艮背非離身但無獲心耳亦非絕人但無見心耳故艮無背心名卦是猶咸去其心之謂也又孩如鄭氏曰卦不言艮其心而曰艮其背以見艮不在心也彖傳不言艮其背而曰艮其止又以見艮不在背也皆所以交互發明心學無方無體之妙龍谿王氏曰陰陽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皆陰皆陽雖應而不和謂之敵應敵應者應而未嘗應也和應俗學也絕應禪學也

不墮二見應而不留敵而不相與聖學之宗傳也竊
按天道向南而背北北極居其所而不動而實為七
政之樞紐是靜所以寄動也此艮其背之義也不獲
其身內卦為己也不見其人外卦為人也艮為門闕
兩門之間為庭三四互震為行又三四為人位男
子以背為陽以面為陰今止有背而無面是不獲其
身也四則陰暗故曰不見艮以一陽升於上陰不得
而掩之故曰光明又按敵應八純卦所同而不相與

則艮止之所獨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大象標出一思字正從二三爻詞心字來說統曰位字與所字只一樣從定理而論曰所從現在而論曰位又曰象傳動靜即是位時者思之行乎其間也思者以時而行乎其位也以時為位是故能六位時乘時止時行止於無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變賁遇離蓋脚跟不定全體皆差初之艮止即從脚跟用力起中庸所謂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知幾者也離之明也傳曰未失正可見難持而易失故利永貞永貞者敦之始也按咸之初曰拇此曰趾趾乃足之後踝也二之腓亦在後皆背意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二變蠱遇巽巽為股腓象腓隨股以動者也又為隨象蠱壞極巽伏而不上行有不拯其隨之象合三四互坎坎為加憂為心病巽又倒兌也不正成兌失所說也皆心不快之象坎為耳痛故傳曰未聽三之不退聽釋二即所以釋三故於三無釋焉安溪李氏曰三處心位二所隨也六二中正能艮其腓者然不能拯其所隨則心未快矣蓋咸之四不中不正而三以不中失正承之故曰執其隨艮之三不中失正而二

以中正承之故曰不拯其隨咸之義則明形之不可
隨心而動而制於外之不可已艮之義則明形之不
足以檢其心而妨於末者之未仁也兩義相須心學
始備推之事物無不皆然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三變剝遇坤剝以下五陰剝上一陽也夫人所以應
事有為惟此剛德精義以入神利用以安身者也故
必貞於一貞一者止也定靜安慮以得者也今惟一

陽而亦剝而去之此真所謂虛無寂滅之學者矣然
釋氏有真空頑空苦空之別而莊子亦有虛室生白
之旨道亦求其真是耳三在上下卦界故曰限初二
兩陰兩列而三橫艮之而變坤亦如脊骨之兩列故
曰列其黃中爻互坎坎險為心病故曰厲熏心安溪
李氏曰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咸取三陽之中爻為心
艮取中之陽爻為心故諸象大略皆同惟以心之位
則變又曰止其限峙其黃則屈伸俯仰之用廢而心

無安泰之時矣心者靜虛而應萬事者也苟知止之
為止而廢其應物之用其精者為枯槁無用之學下
則不顧事理頑然悍然者而已然天下未有理不得
而心安者此艮限列黃所以必至於危而熏心也其
與憧憧應感者雖有間矣而其為心之病則一故聖
人於咸艮互發之或曰三為艮主而與卦義不同何
也曰震陽動於下故以下卦之陽為主也艮陽止於
上故以上卦之陽為主也震四下有二陰其勢不可

以動

互艮之故

故動而遂泥艮三上有二陰其勢未可以

止

互震之故

故止而熏心按此乃惡動而求靜者夫惡之

求之則心已先動矣此所以危而熏心也蓋不求於氣而力制其心之所為至熏心則氣壹而動志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四變旅遇離親寡旅也則隻身矣故有艮其身之象安溪李氏曰在心之上口之下與咸之晦同乃背位也象與卦合又以柔正而居上體故為艮其身而无

咎然不直言艮其背者艮其背則不獲其身矣不待制也止之於身則猶待於制四雖柔正而不中故也爻言艮其身傳言止之乎身則意明矣辨疑曰艮其身者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又龜山楊氏曰伸為身屈為躬屈伸在我不在物兼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無用矣此別是一意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五變漸遇巽以漸而入故為有序之象輔與言但即

其部位象之亨仲鄭氏曰爻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黃不言臍皆背面而立之象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變之謙遇坤坤為厚德謙曰有終故傳曰以厚終爾雅丘再成曰敦者正兼山之艮也合訂曰爻曰敦象傳曰厚終繫詞所謂以成終也吉則篤實光輝萬事萬物從此始矣說甚精蓋終則有始艮所以成終而成始故卦詞止曰无咎而於上九艮爻之終言吉

也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仲誠張氏曰在內者止而不動在外者遜而欲退巽本退縮之性但內已艮而無可退則不得不進矣漸之義如此有女歸之義焉巽為女女子本在閨闈至

於及期則六禮次舉醮以外之不能復入輪以御之
不能復退何啻山艮於後而不可卻乎故告占者曰
漸之進也如女歸則吉也是禮義之次第不得已而
漸進非妄求進者也竊按艮為少男巽為長女長女
年不可待矣然以歸少男勢又不可不待雜卦傳曰
漸女歸待男行也然曰女歸者亦謂其有待而進於
漸義有合非必於長女少男有所取也程傳曰乾坤
之變為巽艮巽艮重而為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

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亦得位也此就男女言而訂詁又云但取畫之陰陽更不論卦之男女亦是竊按進得位亦因本卦漸進之義而言之非必執定為三進於四即如傳所論亦因乾坤索而得六子則六卦皆由乾坤生出以為有往有來則可乃大可毛氏因朱子有卦變一說遂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創為聚分以及三易四易矣鮮來氏改卦變為錯綜

雖皆本於漢儒焦氏易林以至宋衷干寶虞翻荀爽
陸績侯果蜀才諸子然多穿鑿附會而於大義反晦
且即其所執之分聚互易錯綜之法以槩之諸卦則
可通者取之不可通者置之且其所本者又人人異
詞亦可見其說之拘而非定論矣安溪李氏曰卦變
之說於先儒無所折衷然不若古註直指卦體爻畫
虛象之為愈也按剛得中又於諸爻中特表出九五
來止而巽通論卦德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安溪李氏曰修己治人其培養成就皆以漸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初與上無位中四爻互離坎離為飛鳥而居坎水之上鴻之象也物之漸進莫若鴻又奠鴈婚禮也切女歸義故諸爻取之初變家人遇離艮止則不進也變離麗則援上而又欲進矣故為漸干之象始進之時

不可援上故雖有孤危讒謗之傷而於義為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
也

二變重巽巽為臭味合三四互坎為酒飲食象重巽
故曰衎衎巽伏而入有凝固意故為磐象卦惟此爻
以陰應陽又得中正之德失能措天下於磐石之安
有功如此是伐檀之君子為和羹之大人矣何素餐
之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
相保也

三變觀遇坤坤為地而三居下卦之上故有陸象以
水鳥而止陸此失其所止之道者也三重剛不中與
上同剛卦又為進則任剛以動而不安於所止所謂
好勝者必遇其敵強梁者不得其死是死於敵應也
故云夫征不復此叅若啟陸氏之說又剛中鄭氏曰

三上無應而親四四下無應而奔三三務進而妄動
故征則不可還四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彥陵
張氏曰夫婦而出於正應則為媾夫婦而出於私情
之比暱匪媾也而實寇也惟以禦寇之法禦之庶幾
不受私情之累乃為利耳此後二說與程傳頗合傳
又曰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盖
少男長女非耦相從故山風有蠱惑之私而風山亦
失女歸之道按三與初二本屬一體又變坤為衆所

謂羣醜也今不止於其所而上比於四是出位而離羣醜也艮男夫也變坤為母夫而不夫矣故曰不復坤母故孕互坎中滿亦孕象變坤則中滿不見是不育也互坎互離為盜為戈兵禦寇象以禦寇為利則必反其所失之道坤為順德傳故曰順相保者合夫與婦并言之蓋順乎安汝止之道以保其血氣未定之天則無天札堪虞而與衆以俱生者不至先衆而獨死順乎待男行之道以保其十年不字之貞則無

中菁貽羞而標梅之失時者仍得螽斯以衍慶凶者其不凶矣易為寡過之書其義有如此者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四變遯遇乾巽木故曰鴻漸於木遇乾金有削平之義為桷象巽為不果故曰或乾不可為順然遯則順矣而本體以柔居柔是能順者也四多懼順以巽則柔而能權自可安耳按四不於夫婦取義者以變乾

之剛健耳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五變兼山艮有陵象卦為女歸故九五亦曰婦互離中虛又變艮為固止而不進故曰不孕三歲者天道小變一卦之數也然爻為時之小變而卦為時之大統爻雖不漸而無如卦之為漸也故莫之勝時過則合吉而得所願矣按先儒多以二五為三四所隔為

言夫陰陽爻相為正應豈有能隔之者第三為艮之主爻四為巽之主爻而一男一女上下相比則謂為能隔理或然也凡易於上下正應多言志言願所願得者本氣之巽入為之主也

上六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上變蹇遇坎坎險蹇難上處窮位時無可進則退矣下艮一剛橫亘象陸此亦同之鴻復漸於陸雖非其

得時之地然知難則退確乎有不拔之操為世所儀而象之者也合訂云陸為人所往來之處三過剛而妄進不免冒璫之虞上無位又以陽居陰忘機之鳥也故翱翔自如儀謂飛翔可觀在人則亮節清風頑廉懦立亦一代之光也說甚精蓋以巽之精詳處坎之險艱者也義有如此

易翼述信卷八